

# 全球化年代英美離群之衝擊及思考

鄭宏泰  
陸觀豪

2020年1月31日英國正式脫離歐洲聯盟，結束3年多內耗，實踐2016年全國公投結果。英歐回復半世紀前隔海分庭抗禮，首相約翰遜向全國講話，自勉「脫歐非終局，而是新開始，且攜手迎接新時代黎明」。

英國脫歐塵埃落定，舉世更關注者，當然是美國外交政治。總統特朗普兌現競選承諾，以壯大國家為己任。無論國際貿易、北約防衛、氣候環保等課題，甚至反恐方面，近年皆不合群，甚至選擇「離群」。凡事美利堅至上，天下憂樂匹夫有責之精神沒落，領袖風範氣魄不再，門羅宣言死灰復燃。

## 歐洲和平共處數十載 經貿聯盟是關鍵

上世紀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後，各國痛定思痛，致力和平共處，不再自掃門前雪，互諒互讓。攜手合作重建政經金融秩序。設立聯合國、世界銀行集團，以至歐洲共同市場、北約等大小國際組織。

回顧英美各領風騷半世紀，先後領導對抗強權擴張，奠定盎格魯-撒克遜文化在金融貿易等領域之主流地位。戰後蘇維埃集團崛起，斯大林式社會主義另起爐灶，威脅歐亞以至環球政治生態，也是英美領導制衡，始勢均力敵，維持政治秩序及軍事平衡。蘇聯已解體近30載，冷戰無疾而終，如今兩國卻改弦易轍，必然衝擊全球秩序及發展，令人憂慮。

遙想當年歐亞戰後生靈塗炭滿目瘡痍，幸美國拔刀相助重建，馬歇爾援歐計劃促成歐洲諸國捐棄前嫌，建立共同市場。領袖從中領悟團結是力量，歐洲大陸命運是一體，同舟共濟始避免重蹈覆轍，不再兵戎相見。經貿平等互利，政治求同存異，方化解宿怨。

今天歐洲經貿貨幣聯盟，歷時半世紀始竟全功，經歷五大里程碑、4代法德領袖、三大目標、兩重大事，過程艱巨曲折，引用英國戰時首相邱吉爾名句：「唇槍舌劍總比兵戎相見文明。」世事輪流轉，其實英國坐享其成，1970年代始加入共同市場，半世紀後卻改變初衷退出。

所謂五大里程碑，是1950年成立支付聯盟，方便跨境交收結算；1957年簽訂《羅馬條約》，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；1970年代創立歐洲貨幣單位，方便成員國中央銀行之間支付結算；1992年簽訂《馬城條約》，成立歐盟，歐洲貨幣單位正名歐元；1997年簽訂《阿姆斯特丹條約》制定財政貨幣守則及穩定金融機制，為統一歐洲貨幣鋪平道路。萬事俱備，2002年歐元面世，流通歐元區，歐洲經貿貨幣統一大功告成。歷年陸續有國家加入歐元區，迄今接近30國。

所謂4代法德領袖，是1950年代戴高樂（法）及阿登納（德）、1960年代龐比度（法）及勃蘭特（德）、1970年代德斯坦（法）及施密特（德）、1980年代密特朗（法）及科爾（德），促成5大里程碑，功不可沒。

所謂三大目標，是經濟聯盟、政治共識、與美國分庭抗禮；經濟先行，政治容後。所謂兩重大事，是1970年代浮動匯率制度取代固定匯率制度；1990年代初德國統一，蘇聯解體。

歐洲諸國不畏艱辛，打破昔日美蘇冷戰藩籬，建設擴大聯盟，贏得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讚譽，2012年頒授和平獎，以表彰為和平和解有重大貢獻，指其透過經濟合作及建立互信，化宿敵成盟友，合作更緊密，為歐洲開拓和平新章。老生常談：「合作乃消除矛盾、化解分歧，避免戰爭之靈丹妙藥」，確實擲地有聲。

歐洲自1945年後和平共處已數十載，既無爆發世界大戰危機，亦沒有19世紀般烽火頻繁，經貿聯盟調解矛盾是箇中關鍵。

## 英美改弦易轍 經濟利害作祟

世界各國合作團結，是減少紛爭衝突、締造和平環境的鐵律。不過人性總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和平猶如陽光空氣，受益而不知，失去則難存。無獨有偶，英美先後是列強之首，也不約而同雙雙萌生「離群」之念，且坐言起行。在全球化方興未艾之際，選擇我行我素利己為先，合作團結利人為次，明顯背道而馳。究其底因，是經濟近年未如人意，社會怨氣日大，直覺歸咎他國佔盡便宜。經貿全球化，自己多勞少得，人家反少勞多得，有欠公允。

撇開意識形態及選票政治等，英美兩國改弦易轍並非無迹可尋，說到底還是經濟利害作祟。上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，東歐擺脫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縛束，釋放強大生產力。那邊廂中國改革開放10年，生產力也方興未艾。踏入新紀元，新興經濟已非吳下阿蒙，令人刮目相看。發達經濟之傳統製造業老化，成本效益不及新興經濟。經貿全球化，拆除關稅等壁壘，發達經濟流失低檔工業，順理成章。老練工人轉職轉身不易，構成社福壓力，產業此消彼長是客觀經濟定律，也是推陳出新改革圖強之原動力，可惜政客大多短視，恐形勢發展下去一面倒不可收拾，寧可選擇「離群」，徐圖後計。

按經濟學基本原理，經濟體發展強弱，取決於生產力及競爭力。時移世易，英美經濟近年來風光不再，甚至露出疲勢，其實反映傳統生產力或難再突破，競爭力自大不如前。成熟經濟體普遍現象，是產業依舊成本全非，皆因地價高、人口老、工資貴、福利好，成本效益每況愈下，創新精神也大不如前。經貿全球化，促使生產線外移，遷往成本效益高、營運管制少、稅務負擔低之地區。東歐及中國改革開放適逢其會，是工貿環球大轉移之大贏家。

發達經濟之高中檔產業仍領先，拋離新興經濟，中國也瞠乎其後。不過產業高中低檔此消彼長，又影響就業結構、工資就業，甚至退休保障、社會福利等，環環緊扣，衍生政治民生等問題。生產就業既是經濟問題，政客政治怎可解決？

## 能否承接合作格局 再次考驗政治領袖

英國得天獨厚，在歐盟地位半超然。法德主導政治，是歷史傳統；英國主導金融，也是歷史傳統。倫敦是歐洲以至全球金融中心並非偶然，遠在群雄割據時代，倫敦已是各國公債集資市場，各地商賈融資中心，歷數百年不衰。英國堅持沿用英鎊，未有人入歐元區，故此歐元在倫敦本質是離岸，受英國銀行法例管轄。但英國既是歐盟成員，歐洲銀行倫敦分行之歐元帳戶，可安排受歐盟法例管轄，變相在岸。英國脫歐，影響歐洲銀行大於本國銀行，部分業務需遷返歐洲，殃及倫敦金融就業，便是此理。英國抉擇是精明還是不智，留待下回分解。

決定成敗者不是起點，而是拐點。21世紀能否承接上世紀自二戰後和平合作格局，同心協力應對極具挑戰之氣候環保問題，再次考驗政治領袖智慧和氣魄。昔年科爾等當機立斷，把握千載時機，祭出金融貨幣王牌，促成德國統一，徹底擺脫納粹年代夢魘，世人仍推崇備至。

英國脫歐塵埃落定之際，美國大選臨近，選票政治又起，中國疫情來勢凶險，給世界政治添變數。在這重要拐點政治人物如何拿捏，確左右全人類福祉，升斗市民只能靜觀其變。但願新世紀中國繁榮穩定，老百姓不再如先輩般吃盡苦頭。

作者鄭宏泰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總監，陸觀豪是亞太研究所名譽研究員、工商管理學院客座教授